

韓

門

綴

學

韓門綴學卷第三

耕藉用牛

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古之用牛與馬同利
逮漢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未聞耕田也周禮疏謂周時未有牛耜
耕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
乃驅率吏民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按王伯厚云山海經后稷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末
參海內經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

牛買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
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晉潘岳藉
田賦曰總犍服於縹輓今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屬左兮俟萬乘
之躬履李善文選注曰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
古也此注非謂牛耕始晉乃謂耕藉之用牛自晉始耳余更考諸經
史祭義但曰躬秉耒而已國語曰王耕一墾班三之注云王無耦以

一耜耕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陳氏禮書云：王必三推，卽所謂一墾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謂班三之也。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蓋一墾土而三推之，其說明矣。漢之親耕，其儀不可得詳。晉書禮志云：武帝泰始四年，乘輿御木輅以祭，此卽潘岳作賦之年。所云木輅，乃周禮之田路。漢志之耕車，禮所謂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問者蓋因親耕而特御此輅以出，卽賦中總耜二句，亦特指載耒耜之車用。牛非卽耕田之牛也。惟賦又有云：坻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李注云：旣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義也。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禰用之，據此則注於禮記國語合一之義未明矣。宋書耕藉禮，無牛耕之事。當沿晉制。隋書禮儀志云：北齊親耕之儀，帝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又曰：藉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舊唐書禮儀志：元宗欲重勸耕藉，遂耕五十餘步，盡隳。

乃止禮畢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此則耕藉之用牛明載史冊者
然或但爲終畝之用未見其必爲親耕也惟開元禮藉田東郊儀有
御耒耜牛四頭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則牛之爲御用顯然矣
宋史禮志元豐二年建先農壇置神倉齋官并耕作人牛廬舍之屬
繪圖以進又云藉田之禮太僕設御耕牛於御壇之西又從耕羣官
每耒耜一具正副牛二隨牛二人庶人耕牛二百蓋但言進耒耜而
牛隨之矣元志有祀先農之禮未嘗親耕明史禮志所載有御耒耜
二具御耕牛四而他書所言尤詳皇明通紀云成化元年二月祀先
農畢釋祭服耒耜三推戶部尙書馬昂奉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
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采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颯旗而
行上耒耜三往三反如儀續文獻通考云戶部尙書北向跪進耒耜
順天府尹北向跪進鞭導駕三推三反戶部尙書跪受耒耜順天府
尹跪受鞭又給事中某崇正壬午親耕藉田記云上左手執耒右手

執鞭三推步行犁土中盡壠而止由後以溯前則用牛與乘表原是兼行而國語與禮記何嫌雜用哉

象輦

周禮之象輅以象飾車猶之金輅玉輅之飾以金玉其駕則皆馬也自晉武帝太康元年孫皓降晉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以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元正大會駕象入庭此以象駕車之始後魏象輦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當時象猶難得也唐書天子五輅皆駕馬但有蒼龍赤騶黃騶黑騶之分未嘗用象而禮志言武后置九州隅於明堂令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仗內固亦有象但不駕車耳宋鹵簿以象居先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兩莊養象所奏詔以象十於南郊引駕開寶九年此即太平興國元年其年十月太祖前改元南郊時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詔鹵簿使領其事六引乃五輅大安車之前導以六象而駕

車仍是青赤楮白駒駢之馬每駕六馬用以導駕非以象駕也劉珙傳云孝宗乾道時再知潭州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廡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按周書王會解伊尹爲四方獻令北狄以橐駝野馬駒駘駘爲獻而南蠻獻象齒不以生象獻也遼之四望車羊車皆駕牛涼車駕橐駝而無象金史輿服志車輿自五輅至七寶輦其名凡有二十而不詳駕用何物元初既定占城交趾真臘歲貢象育於析津坊海子之陽行幸則蕃官騎引以導大駕以駕巨輦是乃以引駕而兼駕輦也世祖至元十七年諭瓜哇國及交趾國始製象輦駕以象凡巡幸則御之明史曰元皇帝用象輦駕以二象蓋象取其致遠而速象但徐行馬必馳乃能及之歐陽原功大明殿早朝詩云駝背負琛金絡索象身備駕玉道遙此可爲朝儀列象之證明輿服志大輅玉輅俱駕以二象

禮志大朝儀奉天門外典牧所陳仗馬犀象於文武樓南東西向元兼用橐駝明兼用犀此爲獨異然駝賤而犀惟宋神宗時交趾獻駝犀馴固難矣且明之朝會有犀他書無可互證萬歷野獲編云凡大朝會役象甚多駕輦馱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春明夢餘錄所紀亦但曰御馬監設仗馬錦衣衛設馴象於文武橋南東西相向而已

慶賀表箋

古者朝廷正朝大會晉書所載自漢至晉皆受賀及贊贊如璧幣羔雁之物其在外王公以下入朝者預賀不入朝者遣卿奉聘所云奉聘宜有文詞然不明云賀表也文獻通考隋制正朝冬至有司奏諸州表此當爲州鎮賀表之始唐開元禮羣臣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上公賀訖中書前跪奏諸方鎮表宋沿唐制儀節畧同然州鎮之表惟帝有之不及后也宋書禮志宋明帝泰始二年

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官臣及朝臣並有敬不違安王休仁議天子嬪嬙不宜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賤表所云嬪嬙無賤表則皇后或有賤表矣然亦惟官臣朝臣爲然隋有皇后受羣臣賀禮皇后御坐內侍受羣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羣臣拜而罷如此而已惟載於唐開元禮者加詳其賀詞與答旨畧同皇帝之儀但無奏表一事亦惟在廷諸臣舉行斯禮未聞不預賀之州鎮因不預而有表也宋則如皇太后垂簾決事百官表賀若非臨朝之太后則雖朝賀亦無表何以見之仁宗天聖四年帝詔輔臣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中書門下具儀注皇帝上皇太后壽禮畢百官班天安殿皇帝受朝中書侍郎押表案入此表獨奏於皇帝受朝之時則羣臣於太后無賀表明矣太后且無賀表何獨皇后有賀表哉遼史冬至朝儀帝后同陞殿坐班首右階上殿奏表曰

金史有諸道表且無冬至

朝賀禮亦不應稱帝后元史元正朝儀帝后同陞御榻丞相祝

贊之詞曰。同上。皇帝皇后億萬歲壽。禮部官押進奏表章。至橫階下。宣表目令人先讀中外百司表目。翰林院官讀中書省表。此雖帝后同坐。而元文類載虞集賀正日。賤曰。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此專賀皇后之賤也。順帝本紀。至正二十六年四月。皇后蕭良合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箋。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却之。觀此。則皇后於冬至正旦。固有箋矣。明史禮志。進表箋儀。明初定制。凡王府遇聖節。及冬至正旦。先期陳設畢。王冕服就位。四拜。詣香案前。跪進表訖。復位。四拜。三舞蹈。山呼。又四拜。百官朝服隨班。行禮。進中宮箋。亦如之。惟不舞蹈。山呼。又有在外百官進賀表箋各儀。蓋表進帝而箋進后及太子也。明寶錄云。洪武五年。罷天下進賀冬至表箋。明會典云。天下都布按三司慶賀表箋。除萬壽聖節。照例差委堂上官齎進外。其餘冬至等節。不許濫差雜職官員賞送。明志又有蕃國進

表儀具詳設表箋之案與捧箋之官蓋中宮之有賀箋元明始詳宋以前未之間也。

年號

古有一君而兩紀元者自春秋後卽有之秦孝公子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惠文始稱惠王見史記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見竹書紀年俱另起元而未嘗有中後之名至漢孝文帝有後元年孝景帝有中元後元年亦後人加以中後之名卽孝武帝建元元光其先亦但改稱元年及至改元元狩時乃并前之元追改之封禪書及郊祀志可考元狩以後始定年號但元狩之前有元朔不知當日有司何以只稱一元二元而不及元朔乃以元狩爲三元也更有增至三字四字六字者光武建武之後有建武中元梁武帝大通之後有中大通大同之後有中大同王莽之始建國亦三字也且有始建號卽四字者元魏太武帝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之

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以至西夏諒祚之延
嗣寧國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之天安禮定乾順之天義治平天
佑民安宋史載日本國有天平勝寶之號當唐天寶中則在宋以前
矣更有多至六字如元昊曰天授禮法延祚秉常曰天賜禮盛國慶
是已其若一朝而兩世同一號者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
元之後亦曰上元元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
元也又有易世而仍稱舊號者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
仍稱天復五年時哀宗亦仍稱天祐五代梁太祖崩於乾化二年明
年末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後漢
高祖仍稱天福漢高祖號乾祐隱帝仍稱乾祐北漢劉崇亦仍稱乾
祐周太祖改元顯德一月而崩世宗即稱顯德恭帝亦仍稱顯德遼
太宗以天顯二年即位至十三年十一月乃改元會同金太宗建號
天會熙宗仍稱天會至即位兩年之後乃改元天眷以至明建文四

年六月以後仍稱洪武亦是也。若劉豫卽僞位而稱天會八年則畔逆者之喪心不足道耳。其年號之雷同者建武有七則東漢光武帝西晉成帝王穎東晉元帝後魏北海王顥十六國之趙石虎燕慕容忠南齊明帝也太和有七則魏明帝後魏孝文帝十六國之趙石勒成李勢東晉廢帝奕唐文宗十國吳楊溥也中興有六則西燕慕容永後魏廢帝則齊和帝唐渤海王欽茂孫華嶼唐末驃信舜化南唐李璟也建元有六則漢武帝東漢安帝十六國之漢劉聰前秦苻堅東晉康帝南齊和帝也建平有六則漢哀帝後趙石勒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瑤後魏京兆王愉也天成有六則梁貞陽王淵明後周宣帝隋末林士宏操師乞唐安慶緒南唐明宗也永和有五則漢明帝晉穆帝後秦姚泓北涼牧健十國閩王鱗也應天有五則唐朱泚史思明李希烈十國燕劉守光西夏趙安全也太平有五則吳孫亮北燕馮跋梁敬帝隋林士宏遼聖宗也建興有四則蜀漢

後主吳孫亮晉愍帝後蜀李雄也建初有四則東漢章帝後秦姚萇

西涼李暠成都李特也正始有四則魏齊王芳後燕高雲北涼沮渠

蒙遜後魏宣武帝也建始有三則漢成帝晉趙王倫東晉桓靈寶也

永康有三則晉惠帝西秦乞伏熾磐後燕慕容寶也天祐有三則唐

昭宗西夏趙諒祚元末張士誠也乾德有三則隋末輔公祏北宋太

祖十國蜀王宗衍也光天有三則陳廢帝南蜀王宗衍南漢劉玢也

五鳳有三則漢孝宣帝吳孫亮唐竇建德也天興有三則唐劉武周

金哀宗蒙古太祖也元史不載見孟珙備錄天正有三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金

移刺窩斡也以至漢宣帝晉惠帝俱曰元康東漢章帝唐憲宗俱曰

元和東漢和帝東晉安帝俱曰元興金耶律留哥元順帝俱曰元統

漢光武帝唐諱王重福俱曰中元東漢冲帝晉懷帝俱曰永嘉唐太

宗西夏趙乾頌俱曰貞觀唐明皇十國吳越王俱曰天寶北齊文宣

帝後梁蕭歸俱曰天保吳孫休北梁段業俱曰天璽唐昭宗遼末奚

王圓龜保俱曰天復北漢劉承鈞金太宗俱曰天會隋末宇文文化及

唐武后俱曰天壽後魏道武帝金宣宗時孔

字彙補云疑即孔字音糾

軍俱曰天賜

吳孫皓前涼張大豫俱曰鳳凰隋末操天成高開道俱曰始興梁武

帝遼太宗俱曰大同後周靜帝金世宗俱曰大定宋高宗西遼夷列

俱曰紹興南宋孝宗西夏趙秉常俱曰乾道外此猶考之未盡也其

一年之中數改元者南齊書海陵王紀云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詔

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

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

自鄴奔河間王顥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

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同於前事矣按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曹丕嗣位爲魏王卽改元延康十一月受禪改元黃初唐睿宗太極

元年改於正月至五月又改延和明皇卽位八月又改先天次年乃

改開元金哀宗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天興魏旣篡逆

金將淪亡。若明皇何爲急改耶。前明一帝一號。非漢晉唐宋元各朝所能及。其建號雖不雷同前代。而未嘗考及僞號。如後魏出帝之太

昌。猶曰太泰。字異也。

光宗以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卽位在位一月而崩。廷議以七月以前爲萬曆八月以後爲泰昌。

前涼張重華後

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俱稱永樂。西夏乾順。改元正德。金叛將

楊安兒。

見侯散安兒傳。

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俱改元天順。元魏元法僧。梁

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俱稱天啟。當時竟無人檢及此者。昔宋

孝宗受內禪。議改元重熙。權吏部尙書汪應辰。

字聖錫。信州玉山人。紹興五年狀元。

謂契丹

嘗以紀年。

遼興宗當宋仁宗明道時。

遂改隆興。明諸臣對此有愧矣。至陳仲天啟官

詞。

日下考聞所引。

注云。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古色斑駁。進至御前。上問昔

年擬年號者。誰左右以內閣及翰林官對。上怫然。夫元與蕭雖僭號。

爲時甚暫。未必鑄錢。且法僧以徐州刺史於魏。孝明帝孝昌元年稱

宋王。當梁武帝普通時。王琳立梁永嘉王莊於郢州。當陳武帝永定

時。卽有錢。孰儲此千年之物於司鑰庫哉。詞注所云。或以譏當日閣

臣謂臣之不學而其事未必可信也。

生稱廟號

賈誼疏言使顧成之廟尊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上書而預定人主之廟號無禮甚矣乃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是真生定廟號矣孟珙蒙韃備錄引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是生稱太祖也宋史外國傳元昊於宋仁宗寶慶時稱帝遣使上表曰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是生稱世祖也

元昊初
僭號宗

晉書五行志曰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立乃定其禮故

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明廟號

前明人文集中多稱廟號閱者茫然不知何代今備錄之長陵

成祖
永樂

獻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憲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正德

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慶陵光宗德陵熈宗又世宗孝潔李皇后

初諡悼靈葬昌平襖兒峪之南乃宮人葬處其東卽田貴妃墓後以

莊烈帝葬於其中稱思陵李后已遷葬永陵而初葬處人猶訛稱悼

陵此十三陵皆在北京昌平州其太祖洪武葬於南京鍾山曰孝陵

諡因諱改

唐之代宗卽世宗宋之眞宗卽元宗廟號因諱而改也趙元昊父名德明范文正公與書稱後唐明宗爲顯宗特偶然事耳若人臣之諡賜自朝廷其後有改必因美惡之未論定者耳宋乃有因家諱而請改者丞相史嵩之卒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簡端明殿學士蔡抗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請者許者皆無所嫌時重諱也至於文之諡明制惟由詞臣者始得之然如劉青田追諡文成李空同追諡景文皆無愧文字如于肅愍趙忠毅鄒忠介高忠憲馮恭定俱不得

諡文而溫體仁則曾諡文忠後乃削之矣

十七歲禪位一百十歲歸老

人主禪位在于耄期而若元魏獻文帝兩歲立為皇太子十一歲卽位十三歲生子十七歲禪位於太子太子五歲是為孝文帝為太上皇帝年二十人臣致仕七十為期而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歲乃卒此兩事皆千古無雙也

官品正從

官品有九起於曹魏九品有從起於元魏而別從品於正品則兆於後周而定於隋然亦其名則然耳若其實自古有之也周禮有九命此數極於九之所自始周語曰外官不過九品此九以品名之所自始三代之官公孤無其人則闕所有者卿大夫士三者而已卿有上中下大夫士各有上中下雖周禮所載有卿而無上大夫禮記所載諸侯有卿與下大夫而無上中大夫記稱上大夫卿則以上大夫為

卿左傳於列國之卿稱大夫。則以卿爲大夫。王與侯國不同。大國小國又不同。然約而計之。則三卿三大夫三士秩然九品矣。漢有品令之說。乃後人追溯之詞。所惜應劭之漢官儀。蔡質之漢官典。職儀式衛宏之漢舊儀。胡廣之漢官解。故注僅錯見於他書。所徵引全書不得見也。然漢以祿俸爲等差。雖亦隨時增損。而考諸漢書。則三公號稱萬石。其下曰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比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無凡十八等。自二千石以下皆有比。比與從無二義也。其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東漢所無。至通典載魏官置九品。自第一品至第九品。祿立官名。九品之名從此起。魏延康初。陳羣言九品官人之法。乃捨人品高下。非此九品也。晉有魏晉官品令。晉官品。晉公卿禮秩。晉百官名等書。皆不傳。見引於他書者。多是官之姓氏里居。宋書以九品爲晉江右所定。不知其自魏起也。

南齊百官志
有人數無品

魏書官氏志

前志百官後志
姓氏政官氏

謂前世職次無從品。魏氏始制之。

亦一代之別制也。品有九，而九品各有從。每正從，又有上中下，則等次五十有四矣。此高祖太和中所定百官也。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至世宗初，班行之。自從三品以上，獨稱品。四品以下，則每品各列上階在前，其在後者，不更分中下。梁天監初，定九品。七年，又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位不登二品者，又爲七班。郡守及丞，各爲十班。縣制七班。蓋以班與品並用。至將軍之號，乃有二十四班。凡十品。梁制最爲繁雜。蓋以班之十八、二十四者爲最貴，而少而積多也。陳承梁制，品亦惟九。北齊制官，多循後魏。九品各有從品。後周遠師周之建職，內命自三公，九命。外命自諸公。九命，以遞降及於士之一命。其官自正九命，九命，以至正一命，一命。其尊九卑一。雖與列代之尊一卑九者不同。且但有正而無所謂從。然亦十八等。隋改周之六官，其分九品也。元魏但稱品與從品。後周但稱正命與命。而隋則兼有正從。至煬帝，復除去上下階，惟置正品。

從品唐承隋制九品正從乃有三十階自一品至三品以正從分爲六階自四品至九品每正從各有上階下階此六品凡二十四階合之則有三十階而每階中又有職事官散官爵與勳官四者之不同六品以下無爵有衛官從七品下階以下無勳官而衛官則至從九品下階猶有之官有流內流外又分清濁四品有清望官四品至八品有清官至於朝會則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齒職事官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散官居職事官之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爲後然重官而不重爵故有親王正嗣王從一任文武官者朝會從其班所任官卑者從王品郡王從一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官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從居太子太保從之下郡王次之此所謂從其班也國公從居三品之下郡公正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從居四品之下侯從居從四品之下伯正居五品之下子正居從五品之上男從居從五品之下大畧如此宋淳熙官品令但列九品正從不更分上下階遼志百官

有官而無品其禮志所載禮儀冠服稱某品某品者竟不知是何官也金史文官九品其階四十有二從一品有上中中次下四階二品正從各上下兩階凡三四五品正從有上中下三階凡十六品至九品正從各上下兩階凡十武官與文資同元志勳十階爵八等各自一品至五品而勳之上柱國柱國爵之王郡王皆一品其文散官四十二階正一品有六從一品有三三四品正從各三凡十五品至八品正從各二凡十武散官三十四階二三四品正從各三凡十五品至八品正從各二凡十其文官九品無散官武官雜職亦如之明制九品亦分四十二階一品正從各有初授某大夫陞授某大夫二品至四品正從各有初授陞授又有加授五品至九品正從各有初授陞授而無加授特郎與大夫不同耳武階止有三十武自一品至六品而止無七八九品其自正二至從四初授陞授之後又有加授則與文同也我朝九品正從凡十八級無重疊之階近人著書有

於歷代職官。倣周禮。但詳人數。而不及品與階者。故備記之。

移封

覃恩誥敕之封。其止一代二代。而願以本身封典。移封上代者。此例自古有之。宋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並遷秩。應敘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而陳堯叟傳云。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卽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旣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蓋真宗景德時。其父省華。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而堯叟已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特不解母後褒封。何以不及其父。且掌樞密之母。制得封郡。何以必用妻封表讓。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如此歟。又李虛已以南郊恩封郡臣母。妻虛已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此與回授之制合矣。而不及其祖。又冠城少孤。鞠於祖母。

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城始亦不及祖
又張根爲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
而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是何不以本身及妻賤封
大父母而多此周折致使父乃無封豈以本身之官不可移移則無
官故耶金章宗泰和元年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
是當并及祖母元史封贈之制歸於考課至元二十年制每歲終考
課第一考封官及妻第二考子弟承廕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一
品三代二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贈父母品級不及封贈者量遷官
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封贈一次又封贈曾
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並與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
致任并不在仕者封之雖在仕棄職就封者聽父母應封而讓曾祖
父母祖父母者聽讓不在本身而在父母與宋同也又一條云父母
曾任三品以上官亡歿生前有勲勞爲上知遇者子孫雖不仕具實

跡赴所在官司保結申請量擬封贈無後者許有司保結申請此則

他代所未聞者明制初授散階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

三年曰初考六年曰

再考九年曰通考

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勅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

以上授誥命六品以下授勅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凡封贈之

次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

初制有四品一次後省

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

職高於子則進一階父應停給及子為人後者皆得移封明所謂曾

祖祖父如子孫官者言父則母可知非不及母也而所謂移封之應

停給者蓋謂一代之於二代二代之於三代矣

罰俸

自唐制品官犯流罪以下聽贖由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以至流三千

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但云贖不云罰也銅固非俸而數亦至輕宋

制有官者犯徒罪贖銅當是相沿唐制但不及流耳刑法志刑官多

有罰金者亦載有奪俸一月奪一季俸之事是宋之贖銅專指徒罪

也。金史則刑志載有罰俸一月。選舉志有奪俸兩月三月。元刑法志諸牧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職官犯夜者贖。其稱罰者但有罰俸一月。蓋元制犯笞者初犯贖銅。再犯罰俸一月。或半月。三犯者決。此見兵志。急遞舖兵條內罰俸卽奪俸。其謂之罰自金元始也。明史刑法志洪武六年工部尙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望誤許以俸贖。始此。此似專指大臣。且謂之贖不謂之罰也。史又曰祖制凡朝會失儀者卽執下鎮撫司獄杖之。乃免。迨萬歷時失儀者始不付獄。罰俸而已。金元惟一月者稱罰。元有罰半月者。若其兩月一季者則稱奪。至明而罰俸有半年一年三月九月者。相沿至今也。

公主駙馬

皇女稱公主者古者天子嫁女不自主婚。以同姓諸侯主之。故曰公主。春秋之法主姬下嫁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婚主。是諸侯亦然。而

公主之稱於古未聞始見漢書其稱尙主者尙配也顏注漢書引易得尙於中行爲解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若駙馬之官漢書金日磾傳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入侍左右出則驂乘駙馬猶云車駕之副耳非爲尙主之名也自魏何晏尙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尙主者始拜此官直稱駙馬宋代宗室女封郡主縣主者稱其夫郡馬縣馬歐陽公歸田錄趙葵行營雜錄俱嘗辨其非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國號易以美名二字如嘉德惠淑仁福之類遼史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爲婚主婿稱駙馬都尉惟婚後賜公主之物有送終車駕牛載羊一比於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蓋備一生服用之物也金史諸駙馬都尉正四品公主之縣號凡有三十具詳於金百官志之吏部條內元則諸王之女亦稱公主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此其異於古者明制公主授金冊祿二千石凡尙大長

公主長公主公主並曰駙馬都尉位在伯上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孫女曰郡君曾孫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壻皆曰儀賓公主之號皆以地名至於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稱大稱長已別矣惟元史稱皇姑大長公主皇姊大長公主此其不同至明乃改從古焉舊史列傳首后妃而諸子則隨時代載之未有爲公主立傳者既不可附后妃而列諸子之前又不可連諸子而雜列傳之內獨隋之南陽公主載在列女舊唐書以平陽公主附於柴紹之傳自魏書以諸子總載后妃之次新唐書因亦諸子總載并及公主公主之有傳自新唐書始也宋史倣唐書亦有傳遼史金史俱作公主表他史所無明史作公主列傳倣唐宋例也而以駙馬都尉附焉卽以鞏永固之賢不得紀名於目錄至於宋史稱燕國長公主薨高懷德去駙馬都尉號此制則他代所無也

帶御器械

宋人傳中每有稱帶御器械者不知何官考宋史石普傳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真宗特以命普職官志列此於東西上閣門之後內侍省之前云宋初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橐鞬御劍或以內臣爲之止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爲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自今無得過六人慶歷元年詔遇闕員曾歷邊任有功者補之中興初諸將在外多帶職蓋假禁近之名爲軍旅之重又云紹興二十九年詔中外舉薦武臣無闕可處增置帶御器械四員然近侍亦或得之乾道以來詔立班樞密院檢詳文字之上淳熙間凡正除軍中差遣或外任者不許銜內帶行又須供職一年方與解帶恩例於是屬鞬之職益加重焉是於武臣爲內殿崇班至度宗時外任或稱帶行御器械或稱帶行帶御器械竟於銜加行字前代所無也

藩司臬司之稱

通雅曰今以方伯稱藩司廉使稱臬司謂其近似也自殷制八州八

伯路云湯以七十里爲方伯

又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

伯帝乙命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

方伯之國國三人後世廢封建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

一州表率也南齊張敬兒爲雍州刺史史稱方伯是刺史爲方伯矣

然不聞有藩司之稱梁沈約作齊安陸昭王碑文有云藩司抑而不

許李善文選注無釋藩司僅見於此若唐人文集中所云藩垣藩岳

者多以此稱節度使而韋蘓州詩曰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蓋節

度乃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下州刺史皆正四品分上階下階故皆

可稱也宋人於節度

從

承宣

宣諭

以二府

經畧安撫

直秘閣

制置

掌軍旅

置或以安撫兼之

諸使文武官皆以佾藩輔藩開藩等用入文內亦有稱郡守

者是無一定之官也惟方伯獨以用之監司耳至於廉訪司臬司按

察司本各不同唐睿宗景雲時改巡察使爲按察使續通典魏謩疏

曰韋長任膺廉使時長爲觀察使唐稱廉使觀察也宋仁宗時以轉

運使爲按察之官。宋史王素傳擢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摘細故楊察傳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宋之按察蓋主巡察別有提點刑獄則轉運判官爲之常有由內官出者遼聖宗命尙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此按察爲刑官之始金章宗承安四年始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宣宗貞祐二年罷按察司至於元乃稱提刑按察使司世祖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曰各道按察使然不及廉訪使之尊世祖後又改按察司爲廉訪司其稱臬司者奕赫抵雅爾丁爲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感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無庸也卽屏去之古稱廉使爲臬司後人更稱臬司爲廉使耳元有行中書省或改行尙書省仍復舊有行御史臺後改立廉訪使亦稱行省行臺又有宣慰宣撫各司次於行省明之布政按察蓋做元之臺省按察卽金之提刑元之廉訪耳布

政之銜加承宣與宋承宣使同其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乃
洪武九年六月事也若藩臬二字之義藩乃詩板之篇价人維藩之
藩猶屏也臬則書康誥汝陳時臬之臬謂法也

達魯花赤

元魏設官多同於晉諸方雜人來附者分爲南北部而於用人無所
分北齊後周亦仍魏制遼自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北面治官帳
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其先太祖分迭剌
夷離堇爲北南兩樞密院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以其牙帳居大內
帳殿之北曰北院居南者曰南院元好問曰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
兵此特以兵民分南北視後太宗之制不同矣金自熙宗定官制皆
循遼宋之舊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寺曰司曰監曰
局曰署用女直人與漢人各定其員數或明稱女直司漢人司大約
漢人之數每多於女直人或相等又有譯史通事諸人志內不明注

用何人者。無定員者也。司吏亦兼有女直人。漢人亦多於女直。此其用漢人與遼異矣。元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下。在內有寺監衛府。在外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者曰路府州縣。其正官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正官曰達魯花赤。內官之總管提舉提領千戶。外官之元帥府萬戶府總管府宣撫安撫招討各司。及府州縣正官之品有高卑。而其名達魯花赤則同也。

樓羅霸都 好漢

樓羅爲日知錄所徵引已詳矣。今更檢得一條。宋史外國傳元豐四年于闐國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樓羅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此當是譯漢之語。而其言不文。元明所修四史皆然。史官之不學也。至如宋史張思均傳末云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均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此蓋因思均稱樓

羅故目承恩爲小樓羅。日知錄引此。刪去子承恩等八字於上。則小字似指狀小而言。非其義矣。元劉國傑從伯顏南征。屢立功。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他傳或作劉二。拔都兒。拔卽霸也。但霸都僅見於此。他人俱作拔都。如攸哈刺。完者都。伯顏。李庭。杭忽思。完顏石柱。皆賜名拔都兒。是也。而完者都。因賜拔都之名。以致元史作兩人。分爲兩傳。誤矣。又作八都魯。宋史或作巴士魯。今譯勇字。舊曰巴圖魯。因思元之拜延八都魯。答失八都魯。劉哈刺八圖魯。皆激拔都兒。失刺拔都兒。郝和尙拔都。其中豈無賜號。且有一人兩見。而一稱拔都。一稱八都魯。作史者不考。而誤以爲其名也。天概樓羅拔都。如漢人之稱好漢。好漢見於史者。唐武后謂狄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因薦張柬之。及宋韓世忠之稱王德。是也。

府史胥徒

庶人在官。若書之庶人走。記之庶人祭於寢。注疏皆指爲在官者。何

以謂之在官。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入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所掌官契、官書、官敘、官令，是謂在官。與正之官灋，師之官成，司之官灋，旅之官常，同其分職也。注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也。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也。徵令，趨走給招呼也。此注未甚分明，後人誤會其意，近作孟子講章者，謂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言似是而非。按府者，說文曰：文書藏也。是府以文書爲主，兼及器物。器物或有或無，文書無官不有。契者，釋名曰：刻也。刻識之數也。古者書刻於木，而契有左右，一行於外，一自藏之。若今之案卷收藏此契者，其人直稱爲府。蓋若今之典吏，非特斗庫而已。史掌文書，古之紀事者稱史。贊治者，贊佐也。佐此治藏之人，若今之書辦。

經承辦事者也。胥有相助相視之義。又以佐此贊治者。若今之副手。貼寫史辨其事。而胥爲次序之後。世猶曰胥鈔。不專是科次其人役也。徒衆出於井田。故掌土地人民之官。謂之司徒。此所謂徒。若今之差役。用以召集徒衆。徒衆不必皆食於官。考周禮序官之數。府惟廩人多至八人。餘則多不過六人。四人。而一二人者。大率皆然。數常減於下。士史之數必倍於府。胥則又多於史。或史胥相等。徒則數十人者爲多。間有少至四人八人者。多或百人。或百二十人。或百五十人。或三百人。司馬且多至三百二十人。然則府猶正也。官有正卿。府亦一府之正也。史猶師也。師乃其次。易師卦注曰。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官有卿貳。史亦府之次也。胥猶司也。各有司。胥則史之司也。徒猶旅也。旅乃衆意。徒在胥之下也。至疏言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言無他書可證。以臆度之。當如是耳。

尚右尚左

古稱左右無稱右左者而其實皆以右爲上也。

凡見日知錄東向坐一條者俱不錄

周易取

象若豐之右肱明夷之左股並以爻位在上爲右在下爲左史記稱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詩魏風葛屨篇曰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毛傳云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言昏禮夫導婦入皆自西階而升也朱子集傳曰讓而辟者必左小雅彤弓篇曰鐘鼓既設一朝右之朱傳曰右勸也尊也王氏安石亦曰尊而右之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至祭義注所云周尚左者蓋社尊而祖親周道親親明其所尚者在於左之祖廟初非以左爲上也鄉飲酒禮鄭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西主人席阼階上西面東介席西階上東面西以右爲尊也若夫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特以入門時北向之左右言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鄭注云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士相

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賈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聘禮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蓋客就西階及席則客坐西而東鄉東鄉者坐在右也大學論絜矩之道先右後左與先上後下先前後後一例史記所載沛公見項王於鴻門項王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其東向者尊右也孝惠帝六年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高后元年王陵爲太傅陳平乃以左丞相爲右丞相此上遷也孝文元年周勃爲右丞相而陳平乃以右丞相爲左丞相且曰右丞相位次第一左丞相位次第二是乃欲尊勃而平更下遷耳其後周勃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無左右之分而漢書孝武帝征和二年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顏師古注得贄人當拜爲右丞相是又因屈氂未足當右丞相之任故虛其上位耳又諸侯王表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

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逮後漢建武中，魏武為丞相，相屬有東西曹。此附孝武帝時分良史為兩府時人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為上，東次之。宜省東曹。魏武曰：口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後世尚左之機萌於此矣。僕射分置左右，始於漢。漢帝建安中，未知以何為上，而魏晉之左右僕射並以左為省主。此乃尚左之明徵。爾是齊梁俱由右僕射遷左僕射。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尚書則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舊唐書職官志：尚書都省注云：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宋之官制，詞人為左，餘人為右。戴仲培鼠璞云：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秘書省殿名。何耶？遼史百官志、遼俗東嚮。

而尙左。御帳東嚮。東西爲經。南北爲緯。故謂御營爲橫帳。國語解云。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蓋遼尙左也。金志百官左丞相正一品。右丞相正二品。他官有左右者皆先左後右。是金亦尙左也。元宰相年表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右丞在左丞之上。後世獨元尙右。明太祖未卽位時。猶仍元舊。明史職官志注。吳元年卽元至正二十七年命百官禮儀俱尙左。改右相國爲左相國。左相國爲右相國。改者改其前四年。卽吳王位之建官也。乃古制有後世猶存者。韓文公送幽州李端公序云。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蓋客階西階。此從古制之稱。而坐東向以明其謙也。是雖稱客階。而於尙左之禮未嘗變。若沈存中補筆談云。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惟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按惟古人尙右。是以左傳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尙左。惟後人尙左。是以舊唐書謂波斯國俗。右

尊而左卑皆以著其獨異云耳。至如今人賓主相揖客東主西謂之南禮。客西主東謂之北禮。及讓坐位則南北禮皆客東而主西。此乃南禮是而北禮非矣。出入之左右不同以禮之鄭注賈疏所云賓階阼階東向西向者觀之自得其義。

羨餘

羨餘之名始於唐而甚於宋。唐書食貨志唐元宗開元八年監察御史宇文融括籍外羨田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百萬緡。至德宗時劍南章舉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宣欵劉贊鎮海王緯李錡皆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舊唐書志云貢入之奏皆曰臣於王稅外方貢亦曰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宣州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罷鹽鐵使進奉憲宗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時雖有罷之名而方鎮進獻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且加甚焉。用軍有助軍錢賦

平有賀禮。上尊號有獻賀物。至穆宗一切罷之。而史稱武宗會昌末

置備邊庫。宣宗更號延資庫。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列傳贊云。宇

文融以言利得幸。天寶以來所費愈不貲計。于是韋堅楊慎矜王鉷

楊國忠各歲進羨緡百億萬。舊唐書云志求餘羨竊觀皇甫湜論進奉書云。凡諸

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於私室。大概唐之羨餘以正為羨

者多也。宋史所載見於本紀者。太祖開寶八年。知桂陽監張侃發前

官隱沒羨銀。追罪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諸庫藏敢變權衡。以取

羨餘者死。端拱初。張昭充提舉左右藏。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取付工官備他州歲獲羨餘。既而士卒受冬。數度之不及。程昭九坐免官。見得潛傳。仁宗皇

祐五年。詔轉運官毋得進羨餘。高宗紹興七年。禁諸路進羨餘。孝宗

淳熙二年。提點坑冶王楫進羨餘十萬緡。詔却之。五年四月。知紹興

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五月。禁諸路州軍

貴屬縣進羨餘。宋却羨餘之詔何多也。及觀列傳所載。太宗時。劉保

勳為雲安監鹽制。置使歲滿出羨餘百萬。轉運使欲以狀聞。保勳曰。

貪官物爲已功可乎乃止此與太宗詔相合也真宗時李仕衡爲河北都轉運使南郊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供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卽其羨餘當時真宗已稱其應猝有才矣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籍爲羨餘不之罪張雍所至聚公錢爲羨餘以輸官帑秦義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許元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收羨餘以補三司王逵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鄭戢權三司使勾較出入得緡錢四百萬緡此皆在真宗仁宗時者與前詔不符也神宗時李稷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詔推揚其功以勸有位李琮以戶部判官使江浙括隱稅得緡錢百餘萬徽宗時梁子美遷河北都轉運使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史言遼宋之禍實基於此竊觀司馬溫公乞罷免役錢疏云監司守

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蕭燧上孝宗疏。謂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大概宋之羨餘。多在正賦之外者矣。然如李端愿知襄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轉運使剝民希寵。帝奪其賞。杜葛官知南劍州。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奸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論當賞。官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張瓌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責。瓌以賦數民貧對。神王吉甫知梓州。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曰。一增之後。不可復減。竟却之。劉摯爲監察御史裏行。奏論程昉。趙子幾。張觀。王廷老。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盧秉進制置發運副使。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備三司通結。是議論時有聞也。后妃傳云。劉太后稱制。潛臣劉綽自京西還。言石

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納羨餘進哉？南渡後，宗室師揆爲淮西提刑兼領屯田事。及代去，吏請獻羨餘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宗室不怠，知開州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轉夔州轉運判官夔民病上供銀以鹽場羨餘易米三萬餘斛，運抵湖北省。緡銀十五餘萬。當時后妃宗室之賢有如此者，豈獨廷臣哉？不獨此也。蕭德起爲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遂劾劉大中而鼎亦罷。難免鄙夫之譏，乃其知湖州檜欲取羨餘。遺檜書云：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德起能爲是言，所由不失爲循吏也。元世祖以至元十三年平宋，十四年成都路倉收羨餘五千石。按察司已治其罪，命以其米就給西川兵。十五年饒州路達魯花赤王古倫擅用羨餘糧四千四百石杖之，仍沒其家。十八年以按察司所劾羨餘糧四萬八千石餉軍。二十五年鉤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

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至成宗大德七年，詔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而當時固有以增羨受賜且多增羨以干進者。武宗以後無迹焉，不可考矣。

青苗錢

青苗法創始於唐。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凡詔青苗地頭錢，據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庫。是年十二月，改元大歷。新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

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至宋李參爲淮南京東陝西轉運使，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王安石知鄞縣，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神宗熙寧二年，安石參知政事，自二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九月遂行青苗法。當時稱依陝西青苗錢例，而常平廣惠之法。

遂變而爲青苗。安石引周官泉府輸息二十而五爲說。時孫覺奏曰：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而司馬溫公謂貧者既盡，富者亦貧。韓魏公謂請時甚易，納時甚難。蘇東坡謂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陳舜俞謂每歲兩輸息錢，是別爲一賦以徼海內，其言皆爲剴切。他如文彥博、范鎮、呂公著、張戢、程顥、富弼、歐陽修、韓維、王巖叟、劉摯、孫固、梁燾、王覲、趙瞻、李常，或上書，或而諫，無不極陳其害。蘇轍爲三司屬，既爲安石面議，又以書抵安石，力言其不可。傅堯俞至京師，亦向安石言新法之不便。陸佃乃受經於安石者，及問新政以青苗爲擾民，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不散青苗錢。安石遣使詰問，侁謂民不自願，豈能強之？且有以對策論新法者，如孔文仲、呂陶、正人盈朝，莫能挽之。而小人如呂惠卿、吳居厚、王廣淵附和行之。又王廣淵弟廣廉爲河北轉運判官，乞私行青苗法，且謂

青苗法行。民皆歡呼感德。見食貨志。及蘇轍傳。史論曰。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此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傳會。則此議息矣。乃熙寧四年二月。且詔治阻青苗法者。三月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五年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獨惟范純仁於哲宗元祐元年。同知樞密院。以國用不足。請復散青苗錢。雖經溫公力疾入諫。青苗錢更不支俵。顧范公何爲有此議。其必有善行其法之道。籌畫於先矣。及後紹聖間。蔡京乞檢會熙寧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而趙僅、郭時亮並言青苗最爲便民。

河淤田

魏襄王時。史起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終古烏鹵兮。生稻梁。韓之鄭國。鑿涇水爲渠。史稱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賈讓策曰。齊與趙魏。以河爲竟。齊趙魏作隄。俱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

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晉武帝咸寧初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

云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唐高宗

永徽中長孫祥請毀渠上碾禮稱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

益其肥美宋史柴成務傳太宗淳化二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

所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程師孟傳徙河東路春夏

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

萬八千頃是則田爲河淤而美自古然矣宋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

秘書丞侯叔獻提舉水利引泇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

楊汝傳云樞都水丞侯叔獻行泇水淤田法
堦上皆爲良田即一事而史文互異若此四年樞密院以淤田無益其薄如餅

王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使厚而後止五年侯叔獻等言民願買

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各定其直仍於次年起稅時

韓宗師論程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而安石謂程昉開閉四河

除漳河黃河外尙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

未有及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出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

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諺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

謝表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下提點

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宋制人死以分釐計也。

刑法志言官刑宗縣終比較宜州備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釐當職官各降一官然嘗見沈存中筆談云熙

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爲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

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卽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

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

其來蓋久矣。宋設淤田司領都水淤田如程師孟者且言爲利極大

至哲宗元祐以後水利浸緩而徽宗崇寧間蔡京猶以荒閒可耕瘠

鹵可腴爲紹復先烈大概利害相爲倚伏而君子小人用心各不同

賈讓亦言填淤加肥之利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後世擾民之政其爲

前代行之有效者何可勝道哉。

下埽合龍門

河工築堤必先下埽。埽卽古之撻也。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塞瓠子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元帝永光中。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此其制卽今之埽矣。而埽之名則自宋始。埽岸之埽從土。灑掃之掃從手。沈存中筆談云。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宋史河渠志曰。先擇寬平之所爲掃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凡伐蘆葦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解竹針芟爲索。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擷泉閘之。復以長木貫之。金高竊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旣固。埽材亦便。元賈魯治河工畢。歐陽元作至正河防記。有云。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

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薙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
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又云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者伐大樹連
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隨岸浪者也此各條俱言埽制且知有
合龍門及埽場埽岸埽材埽臺龍尾大埽之名

捕蝗

蝗蟲俗稱麻札由來已久武林舊事市肆記小經紀有馬蚩兒與促
織兒蚩蚪兒一類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師童謠曰白雁望南飛
馬札望北跳字皆作馬至捕蝗之法舊唐書姚崇傳開元四年山東
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
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蝻以及蝨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旣解畏人
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旣解飛夜必赴火夜
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
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旣不得爲害更深

劉聰末年河東大蝗。惟不食黍粟。野澤率部人收而埋之。天旋聞於十餘里。後乃續吐飛出。復食黍豆。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

報若水。勿遲迴。自招悔愆。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蝗因此亦漸止息。五代晉出帝天福八年四月。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珣。雍州節度使趙瑩。命民捕蝗一斗。以祿粟一斗賞之。宋仁宗景祐元年六月。諸路募民掘蝗子萬餘石。又仁宗時。孫覺爲合肥主簿。州課民捕蝗。覺言以米易之。必盡力。守推其說。下之他縣。孝宗隆興元年。飛蝗過都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東郡縣害稼。遂下捕蝗之令。淳熙二年七月。淮甸大蝗。其揚泰州窄撲蝗五千斛。餘郡或日捕數十車。時令淮浙郡國捕除。十四年七月。畿縣仁和蝗始生。令捕除之。不爲災。寧宗嘉泰二年。浙西大蝗。自丹陽入武進。三縣捕八千餘石。浙之長興捕數百石。嘉定二年。蝗。下捕蝗令。八年。諸道捕蝗者以千萬石計。九年五月。令諸道部使者督捕。是歲荐飢。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又宋食貨志云。蝗爲害。

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蠶子一升。至夏。菽粟三五升。金章宗泰和八年。詔頒捕蝗圖於中外。元刑法志。謫蟲。蝗為災。有司失捕。路官各罰。依一月。州官各笞一十七。縣官各二十七。並記。過明成祖永樂十一年。九月。詔自今郡縣官。每歲春行。視境內蝗蝻害稼。毋捕絕之。不如詔者。二司並罪。宣宗宣德五年六月。遣官捕近畿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此皆捕蝗之見於史者。而金史王維翰傳。泰和七年。河南旱蝗。章宗詔維翰曰。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使知之。然觀史書所載。蝗固有食黍豆。食麥苗者。未見其常也。元食貨志云。仁宗皇慶二年。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其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是或善後之方。而後世未聞有行者。考埤雅云。蟻則蝗也。蝗字從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又引字說云。蟻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蟻可貸也。夫螟螣蠶賊皆蝗。何獨以

車馬器用分三
三
蟻爲蝗且觀蝗之生初不盡有王字而人因謂之土麻札以爲無害於禾稼土麻札之說其始於荆公噴可貸之說歟

祭蝗 劉猛將

漢書五行志紀羸蟲之孽引京房之說凡蟲食苗心苗葉苗根苗節各以類應雖未必盡然而司民牧者正宜引以自儆至於歷代祀神之典有可稽者周禮無司蝗螟之官惟地官族師春秋祭醯注疑爲蟛蜞之醯雅詩大田曰田祖有神甫田曰以御田祖毛傳云田祖先嗇也夫八蜡先嗇乃神農諸侯不敢祭天子則諸侯之蜡所祀司嗇以下耳八蜡終於昆蟲而其祭坊與水庸之詞曰昆蟲毋作先儒或以昆蟲合猶虎爲一或分猶虎爲二而不及於蟲或又欲易昆蟲以百穀皆疑昆蟲不足當祀典者沙隨程氏曰非祭昆蟲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作故曰昆蟲是則昆蟲兼言人物而人又爲物主人

則詩言田祖是已。史所載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唐開元四年，出御史為捕蝗使，祀典無聞。文宗開成四年，天下旱，蝗食田，禱祈無效。後五代晉出帝祭蝗於臯門，漢隱帝乾祐元年七月，開封府奏陽武雍邱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為鸚鵡食之，皆盡。勅禁羅弋鸚鵡。二年五月，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復命尚書侍郎段希堯祭東嶽。太府卿劉暉祭中嶽。宋太祖建隆二年，澶濃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乾德三年七月，諸路有蝗，淄州民韓贊斷手指以祭。真宗天禧元年，以蝗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官觀寺廟，仍命諸州軍於公宇設祭。徽宗崇寧二年，諸路蝗，命有司醮祭。高宗建炎二年六月，京師淮甸大蝗，令長吏修醮祭。紹興三十二年七月，蝗飛遍畿縣，餘杭仁和三錢唐皆蝗，尋入京城。八月，山東大蝗，醮祭，頒醮禮式。寧宗嘉定元年五月，江浙大蝗，六月有事於圓邱方澤，且祭醮。七月，又醮，頒醮式。

於郡國二年四月又蝗五月令諸郡修酺祀八年四月飛蝗入畿縣
祭酺令蝗郡如式以祭是年八月蝗禱於霍山見禮志九年六月蝗
禱羣祀宋之有司以祭蝗著績者南北初講和時趙方知隨州旱蝗
相仍方親走四方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見於史者獨此宋
所謂祭酺者禮志云慶歷中禮院言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
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螻蟻之酺
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雲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
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歷代史書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
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若外州者卽畧依祭
禮紹興祀令蟲蝗爲害則祭酺神其祝文學士院撰定但曰敢昭告
於酺神而已若夫漢郊祀志所載孝武帝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
起丁夫人_{丁嬖}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晉書載謝靈運
馮斬再闕於龍城過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闕

爲祟雋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此二事雖因蝗起非爲滅蝗計也。至近代劉猛將軍之祀不知其所自來康熙二十五年湯文正公由江寧巡撫擢大宗伯瀕行疏毀吳下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淫祠勒石上方山且通行直省矣。至康熙五十八年直隸總督李維均爲守道時復祀之自云五十九年扶乩虔請降靈至雍正二年以其事上聞降靈之言曰元指揮吳川劉承忠其言荒誕無徵不足置辨今直隸郡縣之志多有全錄其碑文者或又以爲宋紹興中進士金壇劉宰仕爲浙東倉司幹官歸隱三十年謚文清按劉宰乃宋史有傳者傳云字平國紹興元年進士調江陵尉調真州司法授泰興令爲浙東倉司幹官告歸後屢召受官收秩訖不起有滬堂文集語錄生平多惠政然無捕蝗之事亦無文清之謚且作尉時息巫風禁妖術居鄉白于有司毀淫祠八十四所史但稱其飄然遠引鴻飛冥冥而已近見山東博平令秀水朱坤中黃著靈泉筆記引

怡菴雜錄云宋景定四年封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為揚威侯天曹猛將有勅書云飛蝗犯境漸食嘉禾賴爾神力掃蕩無餘又姑蘇志以為武穆之弟名銳者錡謚吾濟丙子孝廉盛百一秦川考核頗詳按此較前兩說為有所本而宋史不載惜未得一見而問之也

信牌

宋真宗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仁宗康定元年製軍中傳信牌輿服志云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濶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敕貫以韋帶其後罷之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復制銀牌濶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綴二飛鳳下鈹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其傳信木牌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濶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却置池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

所傳達字用印印號上以皮繫往來軍吏之項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並以此牌爲官寫其上至彼爲合契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回此真宗因石普之言而置故又見石普傳高宗建炎三年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省發遣焉岳飛傳云進軍朱仙鎮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卽此孝宗淳熙末又作黑漆紅字牌金史世紀及百官志云初穆宗之前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獻議自非穆宗之命擅製牌號者寘重法自是號令始一收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國初與空名宣頭付軍帥以爲功賞遞牌卽國初之信牌也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者尙書省文字省遞用之朱漆金字者勅遞用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舖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元史兵志急遞舖兵其文字本縣官司絹袋封記以牌書號牌長五寸濶一寸五分以綠油

黃字爲號。號以十字。文明洪武四年。製用寶金牌。又造軍中調發符牌。用鐵長五寸。濶半之。上釵二飛龍。下釵二麒麟。首爲圓竅。貫以紅絲條。又有令牌。有牙牌。有圓花牌。長花牌。長素牌。凡皆佩之以防姦弊。今制督撫有王命旗牌。而官文書所謂信牌者。但畫牌形於紙。書所傳達於中。以硃標其日而已。

印契

古無官印之契。民間以手印爲信。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宋史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韋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於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韋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

贖尾印而撰偽契續之耳。事駭謝印日歸整田。北宋以前契憑手印。自高宗建炎五年初。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載在食貨志。此後世田房契稅之濫觴也。顧印以防偽。而印有盜印之弊。張頌傳云。眉州孫延世。偽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頌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盜印。然後書。乃引伏。更有盜印於官文書者。張耒續明道雜志云。王文恪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留守西京。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亟呼吏作教。下縣迫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至府。吏請其故。王曰。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此狀字在印上。必有姦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上服其精明。

船稅巡攤 落地稅

關有船料之稅。見於宋史食貨志。神宗元豐三年。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有所較。輸錢十倍買物。格納非即船稅哉。志

又言添置專攔收檢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賑甚者貧民貿易瑣細於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按專攔亦卽今之巡攔而村落貿易卽今所謂落地稅也

船料梁頭卑職之稱

元史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元立南北隘牐各濶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牐愚民嗜利無厭爲隘牐所限改造減舷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牐內不能閃動輒淺阻阻害餘舟蓋緣隘牐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真州問造船作頭稱過牐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自是參詳宜於隘牐下岸立石則遇船入牐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牐內長船立限遣出從之觀此可知船料梁頭計其尺寸蓋恐過長而阻礙餘舟也此已在宋神宗元豐以後元豐於船料有格納之稅而元泰定之議添倉長船禁放入牐是不爲料稅計矣至卑職之稱乃

臣下對君之詞。元文類有陳天祥論盧世榮姦邪狀曰。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又曰。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是稱卑職。猶之稱臣。臣爲通稱。卑職其所職守耳。若以此爲屬吏對上官之稱。殆自明始矣。

木牛連弩千里船木馬

諸葛作木牛流馬。世以爲神。豈知人之材技。諸葛固有莫能勝者。魏郝昭築陳倉城。亮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還。扶風馬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作之可令加五倍。南齊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百餘里。是皆巧思。過於武侯者。要知武侯所以伯仲伊呂。原不在巧思也。後世不傳其法。而欲倣其意爲之者。宋史楊允恭傳。允恭言。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掬。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於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於外。議者沮之而止。據其所言。用人亦多矣。安見其費不煩。但不知一車所載幾許耳。若金史完顏寓傳。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寓薦於朝。所用牛頭響環。欲以怖敵。其誕妄固不足道耳。元史載西北吉利吉思之俗。遇雪則跨木馬。逐獵。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見明一統志。引元志云。

牛驛狗站使犬使鹿

驛。字皆從馬。驛傳。因以馬名也。元世祖中統三年。自燕至開平。立牛驛。給鈔市車牛。兵志所載。雖陸站無不有馬。而或兼有牛若干隻。

驢若干頭羊若干口獨無騾耳遼陽且有狗站一十五處原設狗二千隻後除絕亡倒死外實在狗二百一十八隻文宗本紀至順元年黑龍宋瓦二江水溢末曾孫一十五狗驛狗多餓死賑糧兩月死者給鈔補市之近見桐城方公式濟所著龍沙紀畧云鄂倫春與俄羅斯接壤地無馬多鹿乘載與馬無異廬帳所在皆有之用罷任去招之卽來有殺食之斯不復至錢塘馮一鵬詩話云寧古塔以北人皆使犬烏蘇里以北人皆使鹿

砲 大將軍 銳 鳥鎗 火箭

禹貢有怒漢書有閩石而砲無聞砲之可考者後周伐齊取後漢石經之在鄴都者毀以爲砲石砲之名當在晉時金史石蓋女魯歡傳歸德父老言北門之西一茶園中時得古砲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強伸傳伸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是但以機發石故砲礮字皆從石如

宋真宗時李尤則知滄州。斲冰代砲。以禦契丹。未聞用火也。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應是石火並發。故欽宗靖康時。閱砲飛山營。其後良嶽之石多毀爲砲。至高宗建炎初。李光在宣州。禦賊方賊。列砲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卽反墜。不能傷。蓋砲無火不能發。砲之用仍在石也。而火砲之稱。自南宋已有。度宗咸淳間。製回回砲。且製破火砲之法。金史赤蓋合喜傳。哀宗正大九年。元兵薄京師。時龍德官造砲石。取宋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球之狀。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磗或碌礪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城上樓櫓合抱之木。隨擊而碎。又云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又見兩此可傳鐵確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蒸圍半畝之上。火點著。鉀鐵皆透。明史謂至元始有火砲者。蓋以鐵爲子。宋所未有也。但元雖有此製。不能處處盡傳其法。戰

陣所用仍是發石者多。明史文苑王行傳云：始吳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砲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砲石無所用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此與李光事相同。大概火器之用，明爲最詳。砲亦名鏡者，廣雅云：鏡謂之釜，可知爲銅鐵之器。而後魏之所謂鏡，未必卽今之鏡也。明史兵志云：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始用火。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爲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爲行軍要器。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佛郎機者，國名也。正德末，其國舶至廣東，得其制，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鏡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

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又外國傳佛郎機近滿刺加嘉靖二年寇新會敗遁官軍得其駁卽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鉉進之朝九年鉉請用之火駁有佛郎機自此始砲之製蓋自西南而來傳入於東北明置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其名爲砲者凡十有九曰大小神機曰襄陽曰蓋口曰椀口曰旋風曰流星曰虎尾曰石榴曰龍虎曰毒火飛曰連珠佛郎機曰信曰神曰砲裏砲曰十眼銅砲曰三出連珠曰百出先鋒曰鐵棒雷飛曰火獸布地雷其名爲銳者凡十有二曰椀口曰手把曰神曰斬馬曰一窩鋒神機箭曰大中小佛郎機曰木廂曰筋繳樺皮曰無敵手銳曰鳥嘴曰七眼曰千里其名爲鎗者凡四曰四眼曰雙頭曰夾把曰快此外尙有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鳥嘴銳以手托者卽今之鳥鎗也九龍筒九箭齊發卽今之火箭而火箭火球火蒺藜亦自宋太祖太宗時有之理宗時又有突火槍

金有飛火槍。金史蒲察官奴傳。火槍以勑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許。藥盡而筒不損。元史阿老瓦丁亦思馬因俱回回人。俱以善造砲入工藝傳。一爲回回砲手。軍匠萬戶府副萬戶一爲萬戶。遷刑部尙書。明崇正末。御史湯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劉宗周論其無益。見劉傳。又張燾著西洋火攻圖說一卷。見藝文志。

無羽箭 手箭

宋史兵志。淳熙九年。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咸淳九年。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爲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四十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袱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

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陣籬索。時又有所謂索索者，郭遵禦元昊敵，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此卽俗稱絆馬索者也。按無羽箭與護陣籬索，似皆有用，而其法皆不傳。李芾守潭州，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乃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夫無羽箭，本湖北之製，惜乎湖南不諳也。金海陵時，箭翎一尺至千錢，而金時乃有射不用弓者，抹然史托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枚，散置鏡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標牌標槍

宋史兵志：政和三年，何常奏云：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捍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狄青傳：青討儂智高，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據夷傳云：智高悉眾來拒，執大盾標槍衣袂水塗之。如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其後兵近邕州，賊迎戰於

歸仁舖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不能駐軍士縱馬上鐵連枷擊之皆相枕藉死兵志又云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益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以牌子踢跳閃爍震以響環戎馬驚潰按標者標槍牌卽今藤牌也至靖康初張旂奏云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鉞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爲寄頓宋之末造武備廢弛可嘆也

訊囚用刑

訊囚之刑國語次用鑽竿通雅謂卽今拶與夾也考漢刑法志曰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鑽刑也鑿黥刑也此非訊囚之具通雅所言似屬臆斷隋書刑法志北齊文宣時有司皆慘酷訊囚用車輻撻杖夾指壓踝或立之燒犁耳上或以臂貫燒車釘不勝其苦皆致誣伏所云夾指非撻乎自北齊始也宋史志理宗時監司郡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培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脰

脰字疑誤

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其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所謂夾幫非夾乎自南宋始也至如隋高祖除刑詔內有有司訊考或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枕之屬之語唐志來俊臣每訊囚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瓮以火圍遶炙之所作大柳有十號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卽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猪愁求卽死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其時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有云泥耳囊頭指脅籤爪懸髮燻耳卧隣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盡絕食飲夜不使眠號曰宿囚此惟酷吏有此非人盡然也宋史蔡確傳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餠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又宋末蜀都統王夔號王夜叉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募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

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

余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召夔斬之

此亦惟酷吏

然耳又有非刑在獄卒而不在官者宋志言王元吉為後母所誣繫

左軍巡卒繫縛拷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毒太宗令以其法縛獄卒

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今州縣之捕役有所謂

做索者卽此也遼史拷訊之具有籠細杖及鞭烙法籠杖之數二十

細杖之數三百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

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金史載點檢司鞫

獄有掠笞三人死一事此事又見移刺道傳是惟籠楚而已元史刑

法志諸鞫獄輒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繩索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

禁止之所謂王侍郎不知何指明史刑法志嘉靖詔書云內外問刑

官惟死罪并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朴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

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

纒杆不去稜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

考明五刑之次圖有七

五刑爲首圖

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錄

男子死罪者用杻輕罪者繫以鐵索若錄則連環以繫足者可知明之訊囚亦但用杖故謂之訊杖也錦衣衛立枷乃劉瑾所創魏忠賢益爲大枷又設斷脊墮指刺心之刑其榜治人曰乾醮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常刑又有所謂全刑者曰械曰錄曰棍曰杻曰夾棍獄中死者曰壁挺田爾耕許顯純輩用以比較楊左諸君子之贓嗚呼尙忍言哉

死刑

秦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漢刑最重者具五刑法志曰漢興之初

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尙有夷三族之令

參夷之刑始秦高鞅

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洎其骨肉於市

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斬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魏之死刑有三而要斬及汙豬梟菹在律令之外載在晉志

腰斬雖始於魏不在

律令。至元魏乃著於令。其後若唐高宗時。漢奚珣。宋仁宗時。黃德和。神宗時。張靖。都士宜。高宗時。宋齊會。唐國運之。劉哥。烏古斯。明高。故皆屬斬。皆一布之。耳。若宋太宗時。裴濟。於鎮州。仁宗時。蔣愔。於原州。所屬斬。名或數。十人或數。則皆從也。晉武帝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以梟首斬刑。棄市。髡

作贖。對爲五刑。而刁協疏中。有截頭絞頸之語。則知魏所謂死刑三者。已有絞刑也。宋明帝時。詔定黜刑之刑。不及死刑。而左右失旨。或刳斷。斷截。至後廢帝。遂有擊腦槌陰剖心之刑。南齊刑法。無考。梁武帝參定律令。而其先有罪者。贖其後。有優赦。所制刑。大罪梟首。其次棄市。而已。陳用梁法。惟於死罪。將決。手械壺手。詳其著脫焉。元魏大辟。分斬絞二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太和中。除門誅律。重者止梟首。北齊文宣暴虐。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或手曰屠裂。或命左右嚮噉。見閭巷人。忽令召斬。楊愔爲設供。御囚。武成時。定齊律。死刑四等。重者轆之。次梟首。次斬。次絞。後周死刑有五。曰磔。曰絞。曰斬。曰梟。曰裂。此非絞重於斬。其序以次加重也。隋制死刑。惟絞斬二者。而蠲除前代梟首轆裂之法。至煬帝時。復行轆裂梟首。或磔而

射之命公卿以下齧噉其肉百姓怨嗟唐太宗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後除斷趾法死刑惟絞斬二條五季多有淫刑實儼上晉帝疏中所謂長釘貫人手足短刀鬻人肌膚諸鎮慘酷雖不曰死刑而生者亦僅矣宋承亂世太祖太宗並用重典刑有呂與凌遲前古所無也至真宗景德時始廢不行而神宗時朱唐告李逢謀反逢等凌遲處死史稱熙寧以前凌遲腰斬之法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麗於極法矣刑法志曰御史臺嘗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鬻周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凌遲致局不同後人道之制刑凡四有杖徒流死刑有斬絞凌遲之屬若太祖時有生瘞及投崖砲擲釘割穆宗時有炮烙鐵梳天祚時有腰斬皆非定制也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

畏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而死刑無間然金律兼採隋唐遼宋之法而秦和律義惟本唐律則死刑亦當惟絞斬二者矣元之死刑有斬無絞惡逆極者又有凌遲至如阿合馬死發墓剖棺戮尸縱犬啗其肉曹震圭王臺判陳姓畫者妾引住四人皆剝皮誅盧世榮判其肉以食禽獺則猶世祖初政所以處姦臣耳明史笞杖徒之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絞謂之五刑而流刑重者曰充軍二死外有凌遲非五刑之正圖所不列也正德時礫流賊於市剝爲魁者六人之皮尋以皮爲鞍鏡帝每騎乘之海瑞疏中曾舉太祖法剝皮囊草以懲貪吏然則太祖初政其有用重典而失之過者與

鬼箭

遼有射鬼箭之刑本紀太祖稱天皇帝之七年四月北追刺葛次彌里聞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六月次阿敦澳以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天贊二

年三月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誅其黨三百人沈屍狗河四年十二月次撒葛山射鬼箭太宗天顯十二年正月射鬼箭於雲州景宗乾亨三年十月獲敵人射鬼箭聖宗統和四年五月以所俘宋人射鬼箭按此乃曹彬岐溝關之敗宋太宗雍熙三年事也七年次岐溝十七年南伐十九年南伐俱射鬼箭二十二年南伐次固安以所獲謀者射鬼箭興宗重熙十三年獲党項偵人射鬼箭自後遂無此刑刑法志云植柱縛其上於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又國語解云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因爲刑法之用按他書亦稱攢矢叢矢而鬼箭之名乃遼所獨也

番子檔頭

京城緝事之役曰番子明茅元儀暇老齋雜記曰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卽漢之火誰何也而用中官緝事則自宋

有之宋崔台符神宗時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
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管掠成之都人惴栗至
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史譏其以獄殺民明以中官總
督東廠者曰督主其屬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謂之貼刑皆簡官天
啟時有加宮保者其隸役取給於衛撥其輕黠環巧者充之以十二
支分十二夥役長曰檔頭外人稱曰夥長其下番子數人名曰幹事
每得一陰事檔頭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椿番子突入執訊
之賄不如數卽加拷治且授意使牽有力者索予多金或不足下鎮
撫司獄立死矣故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因有賣事件者時謂爲緝
事衙門至今九門提督所役有番子提督之名蓋起於京營之提督
總兵官明用宦者若提督九門提督東廠提督京營皆用內臣崇正
十五年會罷之次年復用以訖於亡

設東廠事始明宗
樂聞見而慮佳傳

謀殺故殺保華

宋史陳太素傳同時有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已殺勿赦皆著爲令按此皆與今行律例相同或相沿自此也

驗尸格目

漢書佞幸傳云董賢罷歸第卽日與妻皆自殺續云家惶恐夜葬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訖視又云賢旣見發羸訖其尸因埋獄中訖音終訖卽今之相尸也而今相驗有尸格填注則起於南宋史言寧宗時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無爲有差訛交互出入人

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從之元刑法志但於檢屍遷延以致屍變或使人代者俱罪有司而格目未詳明史刑法志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此嘉靖六年詔也

打十三

沈存中筆談謬誤類有云李獻臣知鄭州時孫次公遣一使臣入京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欲延飯問曰餐來未其人誤以鄙語謂遭杖爲參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雖載其語未詳其制考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

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三十。臀杖八下，二十一。十。臀杖七下，笞臀改於漢時。漢書刑法志：衛綰請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當時笞背也。唐制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宋亦脊臀並杖。然杖十五十三，惟徒杖二刑，乃有此輕刑。十三又少於十五。流刑無此輕笞刑。無此重民間或用以為家法。琵琶記傳奇乃元人所作，故有各打十三之語。然不可謂元之刑數亦與宋同也。元笞杖皆以七為數，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大德間王約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按笞刑五等，而自七下至五十七，則有六等矣。刑法志詳列各條，罪至輕者亦笞一十七，並無笞七下者，則是七乃加數而非減數也。宋初太祖太宗俱用重典，而於笞杖乃至輕。元一代俱用輕典，於笞杖乃加重。若如王約所言。

則當移五十七爲杖刑五等之始。而不當自六十七始矣。然元之刑法亦惟笞杖爲至多也。

韓門綴學卷第三